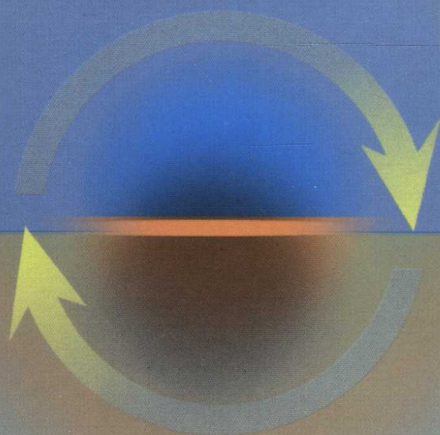


Bilingual Studies

双语学研究

(第二辑)

主编 ◆ 戴庆厦



民族出版社

戴庆厦
◆
主编

Bilingual Studies

双语学研究

(第二辑)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双语学研究. 第2辑/戴庆厦主编. -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4.5

ISBN 7-105-06262-2

I. 双… II. 戴… III. 双语学-研究-文集 IV. 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6920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e56.com.cn>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金若龙文化工作室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16.625 字数: 410 千字

印数: 0001-1000 册 定价: 35.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一室电话: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双语学研究》(第二辑)编辑委员会

主 编 戴庆厦

副主编 成燕燕 梁长城 黄婉芬

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排列)

成燕燕 杨再彪 黄婉芬

梁长城 斯琴(兼秘书) 戴庆厦

目 录

论语言对比	戴庆厦 (1)
双语教学的必要性和存在的问题	满 祥 (10)
双语问题中的非亲属语言接触的研究	周 磊 (18)
母语获得与语言变异: 以苗语为例	
的词汇透视	李云兵 (25)
城市化进程与双语变迁	
——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知识分子	
双语状况个案剖析	斯 琴 (45)
双语化与语言转用	
——仙仁土家族个案研究	田 静 (53)
论商务话语系统中的跨文化经济交际	周钰珍 (64)
论网络语言的传播特性	周海英 (74)
多语现象与香港少数民族裔教育	梁长城 黄婉芬 (83)
从四语人到双语人: 论菲律宾华校	
的多语教学	潘露莉 (96)
新疆双语教学的新发展	张 洋 (108)
世纪之交的新疆双语教学	杨 凌 (114)
立足实际, 与时俱进, 不断改进湘西	
苗区双语教学	周纯禄 (126)
龙山靛房乡双语调查报告	李启群 (137)
试论壮族聚居区实行双语教学的重要意义	贺明辉 (147)

彝区多民族杂居村落族际语言使用特点及其成因分析	
——以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阿自地村彝、	
傈僳、汉三个民族杂居村落为例	普忠良 (160)
仙岛人双语现象试析	丛铁华 (188)
双语教育与土家旅游业	叶德书 (198)
从哈萨克族学生学习汉语补语的偏误反观	
汉语补语的特点	成燕燕 (203)
哈萨克族学生习得汉语结果补语的	
困难度分析	陈作宏 (232)
维吾尔族学生学习“下来”的难点分析	赵永红 (245)
维吾尔、哈萨克族学生习得汉语词汇	
出现错别字的思考	赵凤珠 (253)
汉语特指疑问句在维吾尔语中	
的表达形式探究	马建疆 刘向晖 (262)
部件理论在对外汉字教学中	
的运用	吴 铮 李艳杰 (269)
第二语言学习者习得“了”、“过”	
的过程考察	孙晓明 (279)
母语为英语的留学生趋向补语习得	
偏误分析	李艳杰 景 洪 (292)
论语言实践课的教学设计与组织管理	田 艳 (303)
一节对外汉语课的语言行为分析	霍静宇 景 洪 (310)
多媒体辅助教学与民族院校大学英语教师	
的角色转换	王朝晖 (325)
谈小学英语测试	梁 靓 (335)
教学语言初探	金 陵 (348)
浅谈高校普通话教学中的“参与”	袁启君 (354)

目 录

粤方言语气词对香港大学生普通话

表达的干扰初探 杨 军 (360)

关于量词性语言名词组结构的若干问题 顾 阳 (377)

海南临高话和汉语方言的一种比较

——从“家、宿、栏”

可作词头说起 张振兴 张惠英 (396)

湘南土话与湘南瑶族语言的关系问题初探 李星辉 (407)

根据不同的声调对应类型划分苗语

借词的历史层次 杨再彪 龙银佑 (415)

语言影响与语法的地域共性：吉首矮寨

苗汉语 VAVB 式分析 余金枝 (429)

普通话单、双音节字音错误的量化分析 刘 艺 (443)

柳州方言数量短语的一些特点 张景霓 (455)

张家界方言的语音特点 陈叶红 (464)

古汉语语境中“一字两用”和“一词二义” 唐生周 (470)

当今中国内地中文报纸英文借用现象分析 李端生 (483)

多语言环境下的新加坡英语词汇 黄爱美 (508)

后 记 (524)

论语言对比

戴庆厦

提要 本文主要论述为双语教学服务的语言对比。认为搞好这类语言对比,必须做好以下几点:区分类型,有的放矢;宏观把握两种对比语言的特点;捕捉难点,区分难易顺序;从习得偏误中发现双语特点。

语言对比,是双语教学研究的重要环节之一,也是搞好双语教学研究的基础。近十多年,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对比的专著、论文不断增多,有分量、有深度的不乏其数。^①这说明在语言研究中特别是在双语研究中,人们越来越重视语言对比这一研究手段的运用,预计今后会有更多的成果问世。下面,就我能看到的资料,对我国少数民族双语领域的语言对比的有关问题谈一些想法。

^① 如成燕燕的《哈汉对比语法》,新疆教育出版社,1990年;张玉萍的《汉维语法对比》,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曹翠云的《苗汉语比较》,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年;王志敬的《藏汉语法比较》,民族出版社,2002年;崔健的《韩汉范畴表达对比》,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黄玉花的《汉朝语述宾结构对比研究》,延边教育出版社,2002年。

一、区分类型，有的放矢

语言对比又称语言比较，通常是指通过对不同语言的对比或比较，找出它们之间的共性和个性。语言对比是语言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一直是古今语言研究中的一种常用的、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

但是，由于对比的目的不同，语言对比存在不同的类型。从目的性上看，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服务于理论语言学建设的，包括通过与亲属语言对比探索语言历史发展的规律，并进而构拟原始母语；还包括通过亲属语言或非亲属语言的对比，研究语言的共性和个性，研究语言类型学等。另一类是服务于应用语言学的，具体说是为语言教学、语言翻译、语言文字的现代化应用服务的，具有明确的应用目的。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语言比较，都要寻求不同语言的共性和个性，研究成果也可互为利用，但由于目的不同，在研究的重点、切入点乃至研究方法上都会有所不同。语言应用研究以解决实际应用为宗旨，不能只停留在语言的描写和分析上，还要有助于解决语言习得的难题，其结论是否符合语言实际要接受实践的检验。从这一意义上说，它比纯语言的描写、分析，难度更大。

少数民族双语领域的语言对比，其终极目的是为了帮助少数民族尽可能更好、更快地学会汉语。对这一成果的衡量标准，是看它能不能科学地揭示少数民族学习汉语的规律，能不能分清难点和非难点，能否提出一条效率好、易操作的教学途径。要达到上述要求，语言对比不能只停留在语言结构的分析、对比上，而要体现语言习得的要求，也就是说，要有的放矢。

回顾过去已经出版的语言对比论著，其中专门或侧重为解决双语教学服务的实在太少。所以，广大从事双语教学的教师苦于

没有指导性的论著可读，只能从单一语言描写研究中或从一般性的语言对比研究中汲取知识和方法。其结果常常是，功夫花了不少，但收获还只停留在对语言理论、知识的了解上，对解决实际应用效果不大，有着不“解渴”的感觉。如果在双语教学领域能有一批既有语言学理论知识又有实际教学经验的教师，他们能够写出一批专门或侧重为解决双语教学的双语问题的论著，那就必将大大促进双语教学的进程。

开展为双语教学服务的语言对比，目前积累的经验还不多，今后应当强调从学科建设的高度上认真探讨、总结。我认为，做好语言对比研究应当遵循以下几个基本原则：一是语言学原则。即要重视汲取语言研究已经积累下的理论与方法，作为分析语言、认识语言的武器。包括怎样认识语言本质、语言关系，如何对语言单位进行切分、分类，术语如何使用等。二是针对性原则。即在研究中始终要围绕语言习得这一主题，针对语言习得的需要安排、取舍内容，突出难点、重点。三是实用性原则。这类研究成果虽也为语言研究者服务，但主要对象应是双语教师。所以要深入浅出，易于读者自学，还要便于操作。

关键是要有人才。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领域从事教学的教师不少，但从事研究的人太少，反差很大。许多有长期教学实践经验的教师，未能利用其宝贵的实践经验在理论研究上再上一层楼，实在可惜。教学实践经验与理论研究脱节，或未能配套实施，是阻碍双语教学质量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宏观把握两种对比语言的特点

语言对比，必须对母语和目的语的异同关系有深刻的认识，能够从宏观上把握两种不同语言的主要特点，包括语言类型、语言基本特征等。

从语言类型上说，汉语是分析型语言，形态变化少；而少数民族语言中有不少（如维吾尔语、蒙古语、朝鲜语等）属于黏着型语言，形态变化丰富。这一类型上的差异，还蕴涵着其他的一些不同特点，如语序固定的程度、语法关系的隐性特征、语义对语法制约的特点、韵律特征等。与汉语有亲缘关系的汉藏系语言虽都属于分析型语言，但特点也不一样。拿藏缅语来说，属于北部语群的嘉戎语、普米语、独龙语、景颇语等，形态变化比汉语丰富，有的学者认为属于“黏着一分析型”，说这些语言的人学习汉语另有一番特点。从事双语教学的，若能从宏观上把握母语和目的语的不同特点，并以此“垫底”，肯定会有助于认识如何学好汉语。

语言特点是隐性显著，还是显性显著，也是语言对比必须把握好的。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相比，一般说来，汉语的隐性特点比较强。汉语的词类缺少形态标志，句法结构多为隐性关系；而使用形态标志丰富的语言的人习得汉语，不易分清其内在的关系。如“胜”与“败”是一对反义词，但在一定的语境下能够依靠隐性的语义、语法关系，表达相同的意义。如：“中国队胜韩国队=中国队败韩国队”。^①“胜”与“败”的这种深层关系，是其他民族难以掌握好的。汉语有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的对立，这一对立主要是语义上的，并对语法结构有重大影响。但语法结构所表现出的特点则是隐性的，没有语音形式标记。如：“看”和“见”，“解”和“散”。而属于藏缅语的一些语言，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的对立很大一部分靠形态变化，如安多藏语的 *tu* “解”——*tchu* “散”。说这些语言的人，对汉语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的对立缺乏敏锐，不容易学得好。

① 吕叔湘先生的《说“胜”和“败”一文》（载《中国语文》1981年第1期）对此做了深入的分析。

语义对语法的制约关系，虽是语言的共性，但在具体分布上不同语言都存在差异，各有自己的特点，因而常常成为语言习得中的一个难点。所以在语言对比中，要从整体上把握两种语言语义与语法的关系。朝鲜族学生学汉语，由于受到母语的干扰，在语义的搭配上就出现过以下的偏误句子：“提高人们的知识、眼里塞满了泪水、能喝新鲜空气、改变了坏毛病”。语义搭配不当，有的是由于义项分布的不同引起的。汉语的“胖”和“肥”在哈萨克语里只用一个词 *siminz* 表达，所以学生习得中分不清用法，出现“这只鸡很胖”的病句。“提升”和“提高”在哈萨克语里也用同一个词 *köter* 表达，使得该用“提升”的地方错用了“提高”，如“提高为领导”。

汉语是一个很讲究韵律的语言，而且有自己的韵律规则。一些少数民族学生学汉语，往往在韵律上暴露破绽。哈萨克族学生的病句如：“听错误、写完成、听见不了”。朝鲜族学生的病句如：“认错误、增智力、添游戏的趣味性”等。又如，名词性并列复合结构的词（或词素）顺序，许多语言都受到韵律条件的制约，但不同语言的特点会有所不同。如：汉语受声调条件的制约，景颇语受元音舌位高低的制约等。由于制约的条件不同，各有自己的系统，因而词的顺序有的相同，有的不同。如汉语的“兄弟、姐妹、天地、东西、金银、高低、冷热”等，在景颇语里也是这个顺序；而“父母、男女、手脚、大小、黑白、吃喝”等，在景颇语里则是相反的顺序，读作“母父、女男、脚手、小大、白黑、喝吃”。景颇族学习汉语这类结构时，不易分清哪些是与汉语相同的，哪些是不同的，容易出现母语干扰。

宏观把握还包括对少数民族地区汉语方言的了解。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汉语，在学校里学的是普通话，而在社会上学的是地方方言，因而地方方言的一些不同于普通话的成分很自然地会带进他们的口语。这种因方言差异造成习得普通话的不纯正，往往很

难改正, 因为习得者认为这也是汉语, 关系不大。如: 湘西矮寨苗族说汉语时, 把“心寒”说成“冷心”, 把“肚子疼”说成“疼肚子”, 把“盐咸”说成“咸盐”。这是因为当地汉语吉首方言就是这么说的, 而且这种陈述对象在后的结构与苗语是一致的。如矮寨苗语: tse⁴⁴ (冷) ɣe⁵³ (肝) “心寒 (冷心)”、muɿ⁵³ (疼) tɕi⁵³ (肚子) “肚子疼 (疼肚子)”、e⁵³ (苦) dzu⁴⁴ (盐) “咸盐”。^①

三、捕捉难点, 区分难易顺序

不同语言的差异有大有小, 有难有易。但从语言习得的角度看, 差异大的有的是难点, 但有的则不一定是难点; 差异小的也有难点, 但也有非难点。一定要做具体分析, 结合偏误确定难易。比如, 哈尼语的韵母只有口元音, 没有鼻化韵母或带鼻辅音尾的韵母, 与汉语普通话相比, 是个重要差异。这个差异成为哈尼族学习汉语在语音上的一个重大难点, 甚至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许多还发不好带鼻辅音尾的韵母, 如把“北京”读作 pe³¹ tɕi⁵⁵, 把“天安门”读作 thie⁵⁵ a⁵⁵ me³¹, 把“公共”读作 ko⁵⁵ ko³⁵。无疑, 这应当成为语音教学中的一个难点, 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多讲多练, 否则收效不大。但差异大的不一定是难点。比如: OV 型与 VO 型在语序特点上差异较大, 但说 OV 型语言 (如藏缅语、阿尔泰语等) 的人学习汉语的 VO 型语序, 则不是太难的事。只要告诉他这一差异, 通过一些具体实例的强练习, 一般都会自觉地类推转换, 很少会出现“我衣穿、你花种、他秧栽”这样的病句。难的是其中“吃大碗、写毛笔”之类的工具名词作宾语的述

① 汉语吉首方言这一结构的来源是否是受湘西苗语的影响而成的, 有待进一步研究。

宾结构，很不易掌握。另外，汉语中的 OV 型的句子，如“弟弟功课做完了没有”，也不容易掌握好。

差异大的当中，难度也不相同。举例来说，属于阿尔泰语系的哈萨克语缺少与汉语相似的补语形式，汉语的述补结构所表达的意义译为哈萨克语多为修饰结构或连动结构，因而哈萨克族学习汉语补语时出现偏误较多，成为教学中的一个突出的难点。但不同类别的补语难度不一，最难的是程度补语。比如：“他全身湿透了”，哈萨克族往往说成“他全身都湿了”或“他全身很湿了”。其他如“累坏了、气坏了、忙死了、喜欢得很、厉害得很”等述补结构，哈萨克族一般不易掌握。各小类补语的难易顺序是：程度补语——趋向补语——可能补语——状态补语——结果补语——数量补语。

差异小的当中，也有难点。如汉语反义词的使用，其他民族大多不出错，但也有出错的。如：有的按母语类推，把“打败了敌人”错推为“* 打胜了敌人”；把“合打一把伞”错推为“分打一把伞”；以为“没命”能说，“有命”也能说；“穿旧了衣服”能说，“穿新了衣服”也能说。有的受母语义项分布的干扰，把“养花”说成“培养花”等。

“空缺”多为语言习得的难点。习得者在习得目的语时，必须对“空缺”进行填补，经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这一点难度是比较大的。拿语法来说，是指目的语有而母语没有的语法范畴或语法结构关系，这不同于某一语法范畴或语法结构母语和目的语都有但形式不同的问题。习得者在使用目的语时，常常难以填补“空缺”，或回避使用，或错误类推。如：汉语的“把”字句、“被”字句是许多语言所没有的，成为学习汉语的难点之一。汉语的介宾结构，阿尔泰语、藏缅语等语言都没有，在语言习得中是个“空缺”，在说汉语时常常丢失介词。如：“（在）家里做作业、（从）这个方面思考、（把）字写好、（从）学校里出

来”等。^①

四、从习得偏误中发现双语特点

偏误分析是认识两种语言特点和差异的一种有效方法。因为第二语言习得中出现的偏误,大多是由母语与目的语的差异引起的,因而从偏误分析中能够获得语言差异的真知,能够准确地抓住第二语言习得中的难点,在教学对策上能够更有针对性。还应该看到,偏误分析是一种动态分析,它是从语言使用的动态过程、中介语向目的语演化的过程,揭示语言习得规律,这不同于不考虑语言习得状况的静态语言对比。近期出版的和即将出版的一些语言对比著作,花了很大力气收集、分析偏误语料,把偏误分析与语言结构分析紧密结合在一起,相互映照,深化了语言对比。这里简要介绍两个成果。

《汉朝语述宾结构对比研究》一书,作者以朝鲜族习得汉语述宾结构为专题,在掌握大量的偏误语料的基础上,分析、描写偏误类型,解释产生偏误的原因和机制,并提出教学对策,是近期出现的一部重偏误、重语料的双语对比研究专著。为了收集偏误语料,作者三次到朝鲜族地区的中小学进行实地调查,收集了大量有价值的材料。书后所附的“汉语朝鲜语述宾结构语料汇集”(约9万字)不仅是本书分析问题的主要依据,而且还是进行朝汉语对比的一个有价值的语料库。文中分析了18种体词宾语的异同点,从中认为体词宾语在汉语、朝鲜语里都非常丰富,汉语有16种,朝鲜语有17种。除汉语特有的施事宾语、朝鲜语特有的协同宾语和被动宾语外,15种是朝、汉语共有的,求出

① 参看戴庆厦、关辛秋:《第二语言习得中的语法“空缺”》,载《语言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5期。

汉语与朝鲜语的对应形式，并指出汉语的处所、结果、工具、方式、目的、时间、等同、原因等宾语组成的述宾结构，是朝鲜族学生习得汉语述宾结构时出现缺格偏误的难点。^①

《哈萨克族汉语补语习得研究》一书，投入相当精力收集、分析哈萨克族习得汉语补语出现的偏误语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难易分类。作者从偏误语料中归纳出哈萨克族习得汉语补语存在的五大难点：一是哈萨克语没有补语，总以状语代替补语，如把“扫得干净”说成“很干净地扫”。趋向动词二者的引申义不相等，容易出错，如把“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说成“过上来幸福的生活”。三是形容词后带“着、了、过”的结构，哈萨克族在使用时要把形容词转为动词，就把“花红了”说成“花变红了”。四是汉语复杂的述补结构，哈萨克族往往掌握不好，如把“爷爷说话说累了”说成“爷爷说话，累了”。五是哈萨克族习得汉语的难易顺序有自己的特点：最难的是程度补语和趋向补语。书中还进一步分析了偏误产生的原因和提出了对策意见。值得注意的是，书中还从哈萨克族学习汉语补语的偏误反观汉语补语的特点，对汉语语法的研究能够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②

我国有数以千万的少数民族学生在学习汉语，双语教学不仅历史长，而且类型复杂，开展语言对比、从事双语教学研究有着广阔天地、取之不尽的源泉。我们相信，随着双语现象的发展，语言对比研究必将不断深入且出现新的局面。

（戴庆厦 中央民族大学语言文学学院）

① 该书由黄玉花著，2002年10月由延边教育出版社出版。

② 该书由成燕燕等著，民族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

双语教学的必要性和存在的问题

满 祥

提要 双语教学是培养高素质外语人才的有效途径，但双语教学的推广要有师资、学生和整个教育大环境等因素的配合，本文通过对国内双语教学效果“利”与“弊”的对比分析，发现双语教学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待于进一步论证和检验。目前在我国双语教学的普及，是一个长远的目标。

双语教学来自美国这个拥有 150 种语言的移民国家。美国国会于 1968 年通过了关于双语教育的法案。当时的美国学生的现状是：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越来越多，他们的英语水平有限，不能和那些同龄的但却精通英语的伙伴拥有同等的教育机会，这种英语对话和理解能力的缺陷使得这些学生面临一系列社会问题。美国的双语教育法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台的。美国双语教育法案实施的目的是要使操不同母语的孩子达到美国孩子入学时所要求达到的学业水准，帮助这些孩子掌握英语。实施双语教学最初最大的受益者是说西班牙语的中美洲国家（尤其是墨西哥）的移民及其后裔。中国国家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华中师大教授邢福义指出，“双语教学”是一种学习语言的方法，是指学校同时使用母语和第二语言进行教学，最终目的是帮助学生掌握主流语言，能熟练运用主流语言进行学习。在我国，“双